

中日戰爭兩年來日軍慣用之戰略戰術

史國英

中日戰爭，瞬經兩年，以戰地係在我國境內，我國物質方面，比較犧牲爲鉅。且在戰幕初啓之際，我國之戰爭準備，不若敵方之充分；此則毋庸諱言，亦不必諱飾者也。但此處所謂「充分」二字，係比較的與抽象的。實際敵寇離「戰爭全能之準備」的境域，尚不可以道里計。蓋一個國家若在經濟及軍事上有「全能之準備」，即可操勝算於戰前，戰爭稱「全能」，其意義不僅限於力之展開，並及於結果，可殲滅整個民族。

試問全世界列強有幾國能辦到？何況區區日本乎？有人質子：「日本之戰爭準備，固不能稱『全能』，但對華之戰略戰術究如何？」我們於二期抗戰，正着着勝利，已向「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目標邁進。關於日軍兩年來慣用的戰略戰術作一總檢討，所謂「知彼知已」，以供吾儕今後之借鏡，並用以答質余者，此則本題之着眼點也。

論及日軍兩年來慣用之戰略戰術，必須首先明瞭敵寇軍閥的軍事根本思想：係「貪功圖利」四字可包括之。日本軍人最揚揚得意者，

為一九〇四及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之倖獲勝利！日本國際地位之抬

高以及日本軍閥之橫行霸道，莫不胚胎於該戰役。是故日本軍閥對於

「日俄戰史」之研究，比之其他戰史尤富興趣。但此處之所謂「日俄戰史」，並非書肆中所出售之公開研究的「日俄戰史」，可比。蓋通常出售之戰史，如由日本編纂者，則不免渲染自誇之詞，其缺點概行刪除，

因之另有翔實之戰史，密存於參謀本部，所謂祕本戰史是也。蓋由鐵血換來的教訓，決不肯輕示於外人也。然吾人可另行觀摩俄方所出版之日俄戰史，兩者對照，則不難得一折衷正確之答案；此答案用以檢討兩年來日閥對華侵略戰之戰略戰術，正復大同小異。

法國之軍事著作家與歐戰時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福煦」(Foch)元帥有言：「每次新戰爭，必以上次戰爭之終點為起點。」由奉天會戰至今閱時三十餘載，在此期間，軍事技術，發生極大變化；而歐戰所得偉大之教訓，尤足使戰略及戰術方面，對日俄戰之經驗，有大巫小巫之感。但日本在歐戰時雖係協約國之一，然閱時四年半之歐洲大戰，日軍並未參加歐陸之戰役，所謂一九一四年八九月間在「青島」方面之攻

略戰，讀史如讀畫，此新文藝正與日俄戰役中「旅順」要塞攻略戰之舊字畫相似，是故日軍之對華新戰爭，祇能以日俄戰爭之終點為起點，

116213

東方雜誌 第三十六卷 第十五號 中日戰爭兩年來日軍慣用之戰略戰術

116214 此理明甚。

日軍於日俄戰時所表現者如左：

(一) 日本軍人之中心思想唯一：

(1) 貪功圖利。

(2) 官兵之特點有二：

(1) 指揮官謹慎。

(2) 士兵勇敢。

(三) 戰略戰術之習慣性有三：

(1) 大部隊包圍敵人之兩翼。

(2) 小部隊搜求敵之側翼。

(3) 不留大豫備隊。

(四) 戰爭指導之缺點有四：

(1) 使用於包圍攻擊之兵力與其目的不相稱。

(2) 不敢行放膽之追擊。

(3) 攻擊一頓挫士氣即頽喪。

(4) 國力不充不能應付長期戰爭。

以上係整個日俄戰役所得之結論，無論遼陽會戰、沙河會戰、旅順要塞

之攻略、黑溝台會戰、奉天會戰、日本海海戰等，日本陸海軍每戰迭勝，尤

以一九〇五年（開戰第二年）三月奉天會戰及五月日本海海戰之

勝利尤著，可是勝利之旗雖歸「日本」，但日軍並未達戰爭行為之目

的——使俄軍無力——其故以前文所述日軍戰爭指導之缺點，無法改善耳。以是俄軍逐次退至「四平街」陣地時，日軍已精疲力盡，換言之，國力不充，不能應付再繼續之戰爭，倘此際俄軍不接受美國勸告之和議，與日軍行最後之決戰，則日軍圖窮匕見，終不免整個崩潰也。

在「遼陽」及「奉天」兩會戰，日軍關於戰略戰術之運用，自鳴

爲得意之作，其實一言以蔽之，採用「包圍攻擊」耳。日軍尤喜用「兩

翼包圍」，一名「康尼」戰法。「康尼」爲「羅馬」古城，紀元前二

百一十六年「迦泰基」大將「漢尼拔」曾大敗「羅馬」軍隊於此，

「漢尼拔」所列之陣，乃正面薄弱，兩翼特強，使「羅馬」軍衝入正面，然

後再薦捲兩翼以包圍之，結果於半小時，即將羅馬軍隊殲滅。其實「康

尼」戰法，正與吾國古代名將「吳起」所列「魚鱗陣」相類，「魚鱗

陣」在正面之部隊亦甚薄弱，其左右兩翼之部隊特選勁旅充之，待敵

猛攻正面時，正面軍即向左右翼兩軍之中央部後退，在陣地之後方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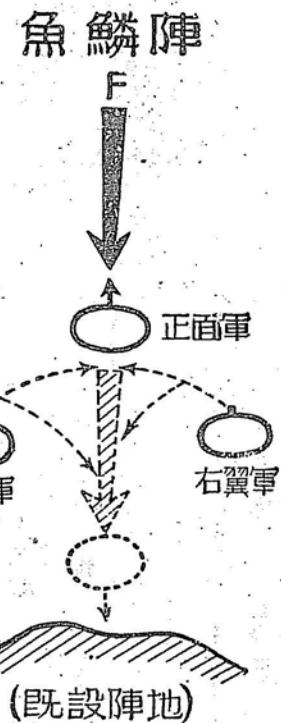
構築有堅固陣地，以是中央所退下之正面軍，既有「既設陣地」作反

攻之支撑點，同時左右兩翼之勁旅向衝入之敵人包圍側擊，因此將整

個衝入之敵軍包圍殲滅矣。

茲將「魚鱗陣」之簡圖繪如左：

以上之「康尼」戰法及「魚鱗陣」，原係殲滅戰中最易收效者，但先決條件，在兩翼軍必須係強大之兵團，否則包圍圈，就算苦心構成，亦極易被敵衝破，因此使用於包圍攻擊之兵力，必須與其目的相稱，其



次，敵若逸出我之包圍圈，亦須行放膽之追擊，方克收戰略勝利之效果。

按日軍在日俄戰役中所表現者，在戰場上均能形成包圍攻擊之態勢，然一遇俄軍後退時，即不敢行放膽之追擊。茲舉一例，以明一般。例

如：「沙河」會戰，日本滿洲軍於一九〇四年十月十日第二第四軍由「遼陽」附近之陣地出發，擊破敵前進部隊而前進；第一軍亦擊破當面之敵，與之相連擊，全軍連日夜續行攻擊，官兵勇敢之行動，表現達於最高峯；敵人終被壓迫於沙河以北時十月十六日也。然日軍終感兵力之不足，未能如意追擊，俄軍依其後方兵團之掩護，仍得佔領預先設備之沙河陣地，日軍亦不得已而停止與之相對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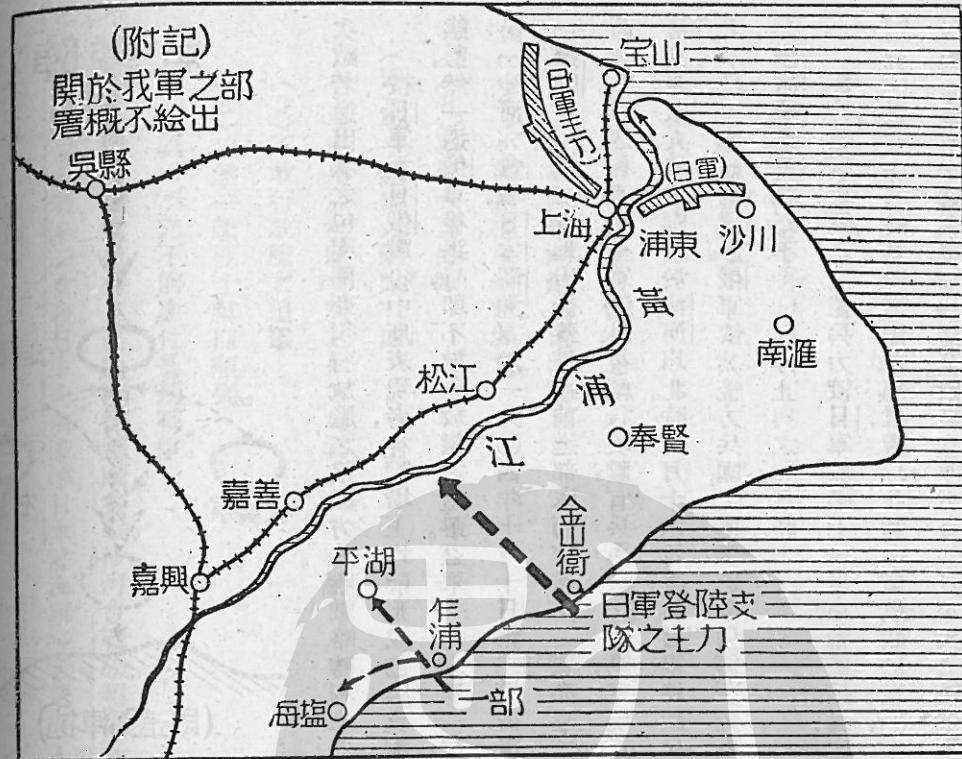
蓋日俄戰時，俄軍之總兵力較日軍原多七倍，但以帝俄兵備，以對西境作戰為主，其動員計畫，團隊配置，皆以此為準據，故關於東亞，尤其116215對於「日本」之作戰，不甚措意。因斯在開戰最初，日軍兵力較俄軍具二倍之優勢，故初期之攻勢，日軍異常順利。其後俄軍陸續向遠東增援，

日軍由優勢之兵力漸降至對等，當時幸遇俄軍總司令「苦魯巴金」大將，終估計本軍兵力未佔優勢，初無積極之企圖，認為無論若何之形勢，必於「哈爾濱」附近行最後之決戰，因是日軍得從容佈展其預定之計畫，然以兵力始終並非絕對優勢，在每次會戰，勉強集合其所謂主力於第一線，以包圍攻擊敵人，此時已感覺用於包圍攻擊之兵力與其目的不相稱之現象。更何有大兵力控置於後方，以充戰略預備隊，既有不留大豫備隊之因，遇敵退卻時，自然產生不敢行放膽追擊之果，兩者互為表裏者也。

二

吾儕既明瞭日軍對華之新戰爭，以日俄戰役之終點為起點，其戰略戰術，仍與日俄戰時無異。小部隊喜用迂迴我軍之側背，大部隊慣用兩翼包圍法；其次所留豫備隊亦不大。正面若不克包圍我軍，即另遣一部在別處登陸，以威脅我主力軍之側背。淞滬會戰即其例證。——參閱左方所繪「淞滬會戰日軍攻擊之態勢圖」——

淞滬會戰當時日軍之主力用於「上海」附近，在黃浦江之西者，占領「吳淞」至「閘北」概略之線；在黃浦江之東者，占領浦東「洋涇鎮」北側至「川沙」西方概略之線，在戰鬪最劇烈時與我軍成拉鋸式態勢。其後以我軍漸占優勢，日軍在「淞」「滬」及浦東方面者，均顯露可危，乃別遣一支隊在「金山衛」及「乍浦」附近登陸，以廷



遇我軍之右側背。德國野戰操典謂：「進攻時最有效力者，爲迂迴敵軍之一翼，並搗其後方。」這是日軍師承此種策略而部署其兵團。可是日軍所行者未能澈底耳。蓋戰爭之條件，切不可凝滯死板，而需要活動，大迂迴實爲盡善之運動。但僅有大迂迴之勢，仍有未足，必須真正擊中敵軍之側面或後方，始可獲預期之果。軍事上有一句名言：「迎頭推拒不及攔腰斬截。」日軍限於先天之不足，加之又犯「逐次使用兵力」之病，其迂迴登陸雖成功，但並未真正擊中我軍主力之側面或後方。況軍事上抵制迂迴之手段正多，其最顯著者，爲還擊迂迴軍之側面及後方。換言之，即以其人之方法，還制其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德國名將「斯利芬」伯爵，係極端崇拜側背運動者也。對於迂迴而側擊敵人有所建白：「施行側面突擊而行迂迴運動時，其自身亦遭極大之危險，凡轉身擊人者，其自身之側背及後方亦隨之暴露。」蓋既迂迴，必須澈底側面攻擊敵之主力，勝利最高度繫於其殲滅之力，須使敵一蹶不起。可是日軍在「金山衛」附近登陸後，我軍依然行戰略之退卻，非但不克澈底側面攻擊我之主力，且我退卻時尚不能行放膽果敢之追擊，其迂迴策略，何足道哉！

復次吾儕研究徐州會戰，日軍之戰略戰術，正與日俄戰時其習慣性之第一項相同——包圍敵人之兩翼——加之在歐洲大戰時，「興登堡」將軍於東戰場所指導的「坦能堡」戰役，即係兩翼包圍成功之戰例。於是「日本」軍閥益沾沾自喜其舊文章之可寶貴，兩年來

在中國南北各戰場，高起興就來一個「兩翼包圍」，他數十百次的

小戰闘不必提，即以最著名的徐州會戰及武漢外圍戰做個例子來研究。先討論徐州會戰，在徐州會戰之前，先有台兒莊之戰，該戰闘日軍

初時由「臨城」之北側，擬迂迴我「徐州」東北地區之國軍，但結果就吃了「迂迴」之虧，古諺云：「迂迴者自遭迂迴」二十七年四月八

日我軍在「台兒莊」之大捷，日軍精銳「板垣」及「磯谷」兩師團主力之被擊潰，敵我兩方均係受「迂迴運動」之賜，日軍爲報復「台兒莊」之慘敗，於是在徐州會戰導演其所謂「大包圍」之策略，當然日軍閱是取法「康尼」及「師丹」之戰——爲最純粹之大包圍——因廣義之兩翼包圍，即係大包圍。「康尼」之戰，前已言之矣。「師丹」之戰（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役中有名之殲滅戰，此戰役法國皇帝拿破崙第三，即拿破崙大帝之姪，與法國全軍，並遭俘虜）在近代史中係決勝之大包圍。

其實大包圍之戰略，凡研究大軍統帥者，莫不知之，「每個側背運動之理想結局，即所求之最後目的爲大包圍。」並非日閱有獨到之處；況草擬大包圍之計劃並不難，但部署大包圍之兵力確不易，蓋各縱隊皆爲向心之運動，其難就在如何使其各就所宜之方面，方向計錯，則最易擊空，或觸於正面，未能遠達於敵之側背，且大包圍之兵力，必須精銳強大，否則大包圍之態勢雖形成，敵軍依然可突圍。徐州會戰及武漢外圍戰即其佳例。徐州會戰時日軍分四大縱隊（小縱隊不計）向「徐

徐州會戰日軍之攻擊部署要圖



116218
「州」核心前進，第一路縱隊由「台兒莊」附近向「徐州」之東方北
方地區前進，第二路縱隊由津浦路線南段向「徐州」南方地區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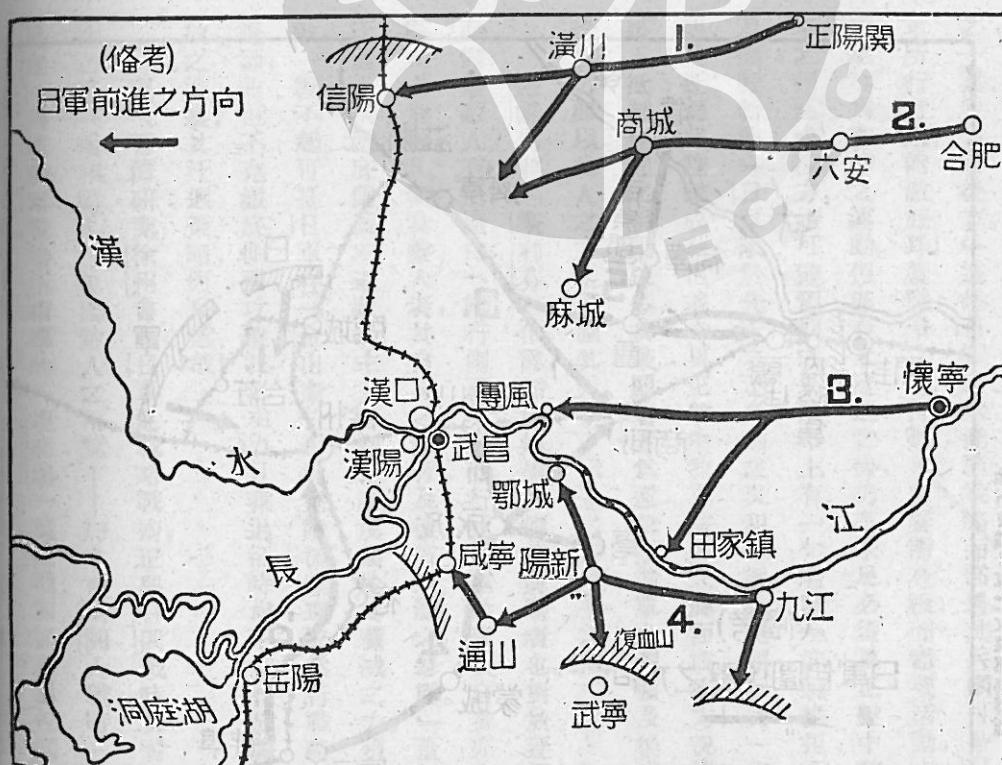
第三路縱隊由「濟寧」附近，第四路縱隊由「懷遠」附近，均向「徐
州」之西側地區前進，「土肥原」所部由黃河北岸「濮縣」附近渡
河，經魯西而達隴海鐵道「蘭封」附近，對「開封」方面警戒，（掩護

3、4兩縱隊之包圍圈，並阻我增援軍之東進。其計畫自以爲周密巧妙
之至，但結果則何如？第一及第二兩縱隊將達核心附近，第三及第四兩
縱隊之先頭到達「碭山」「商邱」附近時，我軍主力已離開「徐州」
附近多時，一小部留在最後移動者，亦能突圍而出。可謂「完全撲空。」

蓋日閱遺忘野戰操典中有一條：「同時行大規模之側背運動，其功效
固最宏，但必須具有極優勢之兵力。」

復次研究武漢外圍戰，其所犯之病與徐州會戰相類，其計劃亦大
同小異，用大包圍之戰略則完全相同，其兵力之部署略有異耳。徐州會
戰一役，日軍之主力係用於津浦路之西方地區，而第一及第二路之兵
力比較弱些，但均係向「徐州」爲攻擊目標。換言之，其企圖在造成「坦
能堡」第二——「徐州」殲滅戰——武漢會戰敵之主力係使用於

長江之北，除海軍循江前進外，敵之陸軍分四大縱隊由東向西前進，三
大縱隊在長江之左岸，江之右岸僅一個大縱隊耳。其運用兵力限於地
形，不若徐州會戰時核心四周均可由自用兵也。是故武漢會戰時，雖以



側地區而殲滅之。蓋長江之形態，由「九江」至「岳陽」在武漢形成

一尖頂形，在「九江」「武昌」「岳陽」之間成「三角地帶」，倘主力

用於此三角地帶，當然無用武之餘地。其主力苟用於長江左岸，則運用

自如；日軍又為倣效。一九一四年歐洲西戰場德軍之大旋迴作戰，擬將

協約軍壓迫於「巴黎」西南方或瑞士山地而殲滅之，現日軍雖乏如

歐戰時「美資」Metz要塞可作旋迴軸，但「懷寧」聊作「前進之

據點。故其主力軍保持於1、2兩路方面，其次再觀察日軍前進之態勢，

在1、2兩路其攻擊比較猛烈，故其先頭之到達線，比3、4兩路為突出。

復次，不論戰略戰術如何精巧高明，苟其兵力不能與目的相稱，則

無異畫餅充饑，正與空頭支票相等耳。日軍之戰略戰術，大都類是。

日軍在武漢外圍戰及徐州會戰所得之教訓，當不少用兩翼包圍

策略與其兵力究否相稱？可是迄未衡量過。一言以蔽之，「貪功圖利」

耳！因為在日俄戰時，此種慣用戰法占了小便宜，於是此種軍事思想深

深印入日本軍閥之腦海。現再舉一例，以證實吾言不謬：

本年五月鄂北之役，^{1162.19}會「岡村寧次」中將事前擬定攻擊計劃，

大事自誇，極為巧妙。其攻擊襄樊之戰略如下：「先以新增援之兩師團

主力，使用於大洪山與平漢路以西之地區，吸收敵（我）軍主力於桐

柏山與大洪山之間，然後採取兩翼之大包围，左翼由鍾祥沿漢水向北

挺進猛攻，另以兩聯隊編成迂迴兵團，由信陽進逼桐柏，一舉殲滅該戰

區敵（我）軍之主力。」日軍部對此計劃，極為滿意，迭電嘉許：「

吾人既發現日軍自日俄戰役以及此次中日戰爭，凡大小戰鬪，均有其習慣性。且其戰爭指導之弱點四項，迄未改善！有人疑問，倘日軍以傾國

即按照此計劃，大事蠢動，但我軍竊破日軍企圖，各線堅強抵抗，運用巧妙之戰略，並能活用機動戰術之攻擊致敵軍戰略戰術，均處於被動姿態，日軍預定五月十五日以前完成之計劃，完全被我粉碎，且受極大之損失——「藤田」「藤江」「荻杵」三師團及小島騎兵旅團之主力，傷亡殆盡——「岡村」羞憤之餘，將過失歸罪於右翼兵團迂迴不力，左翼兵團攻擊動作遲緩，致未能達到戰略上之任務，電請日軍部

將兩翼兵團指揮官「藤田」「藤江」嚴行懲辦。

閱畢右記軍息，誰都能發生一種感想：我們是為「藤田」及「藤江」叫屈，蓋^x會「岡村寧次」所擬定的攻擊襄樊計劃，有何巧妙？更何從大事誇稱？此種計劃，老實說一句：「在中國資歷中等之指揮官或幕僚均能擬之。」不料日軍部對此平庸之計劃，極為滿意，迭電嘉許：吾

儕益信日本軍人對「兩翼包圍」此種戰鬪方式迷信之深，否則「岡村」此種不合實用之計劃，呈至軍部，應立予修正，更何從嘉許耶？現軍部亦認為極可滿意，可見此種慣性普遍作用之深牢，恐非今世紀所能革除也。

三

前文已將兩年來各著名會戰，關於日軍之戰略戰術，概略言之矣。

116220
「之兵，與我國作孤注之一擲，屆時既可修改其戰略戰術之第3項爲『挖置大預備隊』，復可補足戰爭指導之缺點第1、2兩項，即使其包圍攻擊之兵力與其目的能相稱。」遇我軍之退卻，既挖置大豫備隊，充戰略豫備隊，即可行放膽之追擊。」則其戰略戰術豈非盡善盡美乎？

予答之曰：恐日軍不敢如斯冒險耳。且爲時已晚，奈何！蓋日軍之敵，豈係中國一國乎？除遠東以外，尚有其他敵國？否，此則不必作者解釋者也。所以作者之判斷：非但現時日軍不敢對我作孤注之一擲，恐中日戰爭之終始亦不敢冒此絕大之危險。但我國今後均可處於主動地位，抱定

衆電：

預有之計劃向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光明大道邁進！日寇與我戰爭，早排早完，遲排遲完，是故我們希望日寇能與我們作孤注之一擲，以速其崩潰之度，至於予云爲時已晚者，日寇欲與我國孤注一擲，何不在滬滬會戰或徐州會戰時，在武漢會戰時已感晚矣，更何況今日軍人所爭者時間與空間耳，日軍既不能善用時間，復無空間可利用，安得不崩潰哉！

復次，倘日軍顧不顧他國之敵對，祇願甘心與我國作孤注之一擲，可謂其愚真不可及也。其實敵大部分之兵力已被我逐次消耗，今後是否足以夠孤注之一擲，實屬疑問。（僞滿之九個師團及國內之八個師團，均不能抽調。）其次，今後戰區既益擴大，敵國已有兵員補充困難之感，與此後即算強迫徵役，但至大限度亦祇能如已往之現象，在各戰區勉堪調度耳，故前文所述敵寇增援兵力，以冀改進其戰爭指導之缺點

第1、2兩項與戰略戰術習慣性之第3項，事實上仍辦不到。現在退一步言，假設此種缺點已行改正，但是尚有比其更重要者在（一）國力不足，不能應付長期戰爭，過去兩年，僅有三十二個師團，台鮮兵一師團，特種兵一部分之軍隊在中國各戰區，敵人在最初一年半的侵華戰爭中，已耗去軍費一百一十九億九千餘萬元，再加上這半年，大約一百六十億元，是一個比較可靠的數字，這一筆龐大的軍費，由不滿一萬萬人口的小國負擔，已感焦頭爛額。茲再根據中央社華盛頓六月十八日合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報告，自一九三七年夏季以來，日本國購買軍用品運至美國之現金，已達四萬萬美金；國際財政專家深信日本現存之現金數目若干，雖無官方報告，但其總數必不多，大致一萬萬美金左右……至於日本現金外流之最大原因爲入超，據一九三八年年之日本商務報告該年度之入超爲三萬萬美金，一九三八年之入超爲五萬二千七百萬美金，而今年之入超，將更超過去年之數云。我們看了上節合衆社電，這是很可靠的統計，戰爭既然繼續的存在，對華不增兵，其存金將盡，已覺不能長期支持；何況再想大批增援，豈不是更促成倭國之崩潰，其理顯然。（二）日軍攻擊一遇頓挫士氣即頽喪。

（按日軍之士氣，在日俄戰時遇攻擊頓挫，即易消沉，但比今日之侵華戰爭尙略旺盛也，在武漢外圍戰後，倭寇之士氣，可謂頽喪達於極點，駐防於淪陷區之某據點，日兵與華民閒話時，常有痛哭流涕，自悲身世，將

不知葬身何處者。……斯種消息，在南北各戰場常有傳出。其次，日寇懼死之心理亦漸加深，此種士氣頽喪及懼死心理普遍而蔓延着，雖有真正巧妙高超的戰略戰術，尙難轉敗爲勝，何況缺乏真正的巧妙高超的戰略戰術呢！

其次，日軍在日俄戰時，官兵尚有一優點：即指揮官謹慎，及士兵勇敢是也。以是終日俄戰役，日軍雖無赫赫之戰功可表，但在戰術方面，多少得些功效。其關鍵即在官兵具有此二優點耳。可是此次中日戰爭日軍官兵所表現者，缺點固未改良，而日俄戰役僅有之二優點，此次亦變

爲劣點矣。指揮官在各戰場，不顧利害，一味莽闖，此種盲人騎瞎馬的行動，當然危險之至。推其根源：其一，固在輕視我軍之戰鬪力，同時可以證明日閥中心思想『貪功圖利』益深刻化。至於日軍士兵之勇敢，在武漢外圍戰之前，與日俄戰役相差不多，自該戰役之後，逐漸降低；其根源一、由於攻擊遇頓挫，士氣即頽喪，二、由於反戰高潮之日漲，試觀其反戰團體之日增，其名目爲反戰突擊隊，無生產黨，人民戰線派，反侵略會，反法西斯同盟，勞農黨，社會革命黨等，且其行動與目的，漸有結合一致之勢。既有斯二種之根源，士兵何從勇敢耶？

現時，再將日軍對我侵略戰之戰略戰術綜合研究之，日軍固慣用大包圍之策略，但以其兵力有限，是故在過去各戰役，其目的在迂迴後造成大包圍之局面者，但因兵力非絕對優勢，且到處遇我軍之襲擊，是以是其迂迴兵團往往改爲中央突破，其戰果當然不若包圍側擊之偉大。

蓋突破係手段，而非目的，已爲舉世所公認，突破與迂迴並非同等之價值，蓋突破必須發展，即循突破口斬入，然後再向左右席捲，攻擊其兩側面，則突破亦可取勝。一八〇五年「拿破崙」在「奧斯特利茲」之戰役及一九一六年「麥根森」將軍於「加里西亞」突破俄軍之勝利，在兩次史例中獲得勝利者，雖號稱突破，實際突破僅爲運動之第一步，其勝利端賴突破以後之運動，且爲對敵施行之側背運動。因此吾人可以承認突破爲最難，且決勝希望最小之運動方式。

根據以上之學理，日軍故喜用包圍攻擊，但以兵力不充，有時祇能用中央突破，又以突破並非目的，且突破亦須準備相當之兵團充任運動兵團，方能擴張戰果，蓋突破時，日軍所派遣之專任部隊充突破兵團，從事直接實施突破，其後爲發展運動，必須另備相當運動兵團，日軍以運動兵團之兵力有時太少，故雖有突破口，惟乏左右席捲之力，結果坐受夾擊，陷入困境。此種戰例，不勝枚舉，亦不必枚舉。

因此，日軍所用包圍攻擊或中央突破，總括評一語：「均非澈底」。由是推知其戰略戰術：「不算高明。」

作者特提出敵之戰略戰術與國人研究者，因戰略戰術係軍事方面之根本大計，由戰略戰術爲基礎，可以預測軍事方面之其他一切也。日軍之戰略戰術，既不能以普通軍語稱之。作者爲其題一名詞，可稱『蜘蛛戰術』。蓋蜘蛛結網時，其身先在空中飄蕩，謀得數隅以作蛛絲，放射線之據點，然後逐漸以橫蛛絲向內圍繞，試觀敵之欲佔領我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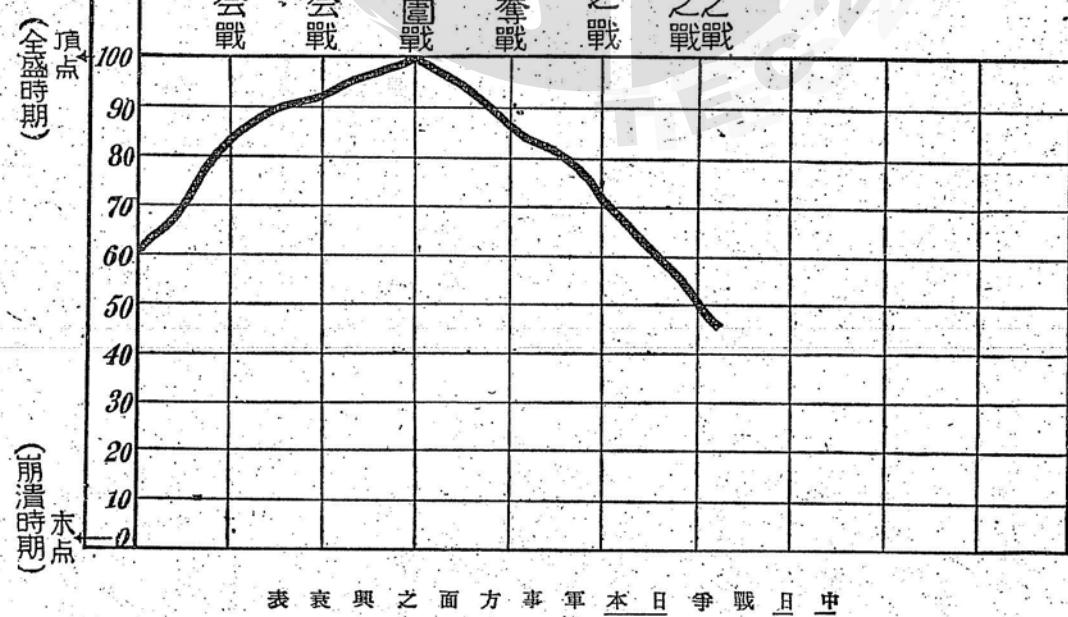
116222 要點，或交通要線時，狼奔豕突，待其既佔領後，即派一部兵力守之，另在其他處圖謀，此與蜘蛛之放射線相似，待其在此區域各要點占領後，為圖佔領確保及交通便利計，添修或補修此區域內之鐵路、公路，如日軍在

「開封」至「新鄉」間新築之汴新鐵道，則與蛛網橫絲相似。此種蜘蛛戰術，原極具韌性者也。小蟲飛上即黏牢，鳥類衝過破一孔，蜘蛛不久可修竣。但是吾國軍事當局更聰明，發明一種：「掃帚戰術」——全面

戰術——將蜘蛛及蛛網一掃而光，把蜘蛛打在地上撲殺之。是故二期作戰，我新戰略為實施全面戰鬪，因此每戰役，我軍各線咸出擊，到處給敵以打擊，此所以南北各戰場，勝利消息之頻傳也。

復次，每個戰爭，均可在紅藍兩軍，尋出全盛時期（極強時期）及崩潰時期（衰落時期）。凡研究戰史者，類能道之，例如日俄戰役，日軍在奉天會戰所得之勝利，係日軍方面之極強時期。歐洲大戰時，德軍在一九一四年國境會戰，係德軍之全盛時期。倘戰爭進入全盛時期之階段，即無可再盛，宛如攝氏寒暖計之沸點，百度相似，在大戰學理中稱此「全盛時期」名「頂點」。戰鬪過程達至頂點，倘不立時結束戰局，則嗣後即須逐漸降落，直至「崩潰時期」為止，故軍人最所企求者為戰爭過程中之「頂點」，而最所恐懼者亦為此「頂點」。

吾人可以回想武漢會戰後，日軍正在趾高氣揚時，而又忽然利用傀儡政客「近衛文麿」大放其狂妄的謬詞，窺其用意，一則鑒於軍事方面之進展已達於頂端，想用巧言諉辭，離間我精誠團結，藉以瓦解我



堅持持久抗戰的意志，並免去日閥本身的崩潰，二則在針對九國公約，向歐美各國作狡滑的試探，企圖進一步而實行獨霸東亞，現再參閱作者「所列中日戰爭日本軍事方面之興衰表」，益可堅信我抗戰必勝。

之局面日益顯著，而勢日竭，離崩潰時期不遠，所以予之結論為『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看！中華民族怎樣在抗戰中復興起來！

看！新的中國怎樣在抗戰中建設起來！

CHINA TODAY

今日中國 (影寫版印刊)

以圖畫代替文字，告訴你一切一切。

附有中、英、法、俄四國文字的簡短說明。

創刊號出版

要目：空軍戰士（封面），國民精神總動員在重慶，戰時的中國青年，武裝農民保衛鄉土，四川鹽井，新生活運動五周年紀念，湘桂鐵路，大軍啓行；日本俘虜在中國，中國的新女性，難童之家，傷兵在後方建設農村，中國戰時繪畫（底封）。

每冊港幣四角

編輯兼發行：今日中國出版社

總經售：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皇后大道中三十五號